

槐花开开落落

方华

油菜结荚，麦子抽穗的时节，槐花开了。当那一串串洁白的花儿缀满枝头时，空气中便弥漫着一缕素雅的清芬。

"槐林五月漾琼花，郁郁芬芳醉万家，春水碧波飘去处，浮香一路到天涯。"

"五月的乡村大地，到处可见槐花的身影，那洁白的花朵一丛丛一簇簇点缀在满山遍野的绿色中，远远地望去，宛如团团朵朵的白云漂浮在林丛，给人清新飘逸的感觉，让人心怡。"

槐花碎小而淡雅，不似别的花朵艳丽而招摇，它静静地垂挂在枝

叶间，无声地开，默默地谢。真宛如身边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们，平静而淡泊地生存繁衍在这个春来秋往的世界。

想起谢军的一首《槐花香》："又是一年槐花飘香，勾起了童年纯真的向往，儿时的玩伴杳无音信，让人不由得心伤。又是一年槐花飘香，心上的人儿不知在何方，在这个槐花飘香的季节，又想起那个温情的夜……"

歌声里，与槐花有关的记忆，便浮现在眼前。

只要在乡下生活过的童年，恐怕都有过摘槐花的经历。像一只

小猴子一般地攀上树，也顾不得枝条上的刺儿扎人，一边将甜滋滋的花骨朵儿捋下往嘴里送，一边将串串槐花扔给树下急切张望着的小伙伴。有时也采上满满一筐带回家，让母亲蒸上一锅槐花饭，或是做成槐花粑粑，解馋儿。

槐花年年开。但仔细想想，这么多年来，再也没有采尝过槐花的滋味，也有很多年没有回到我那童年的故乡了。

面对若雪槐花，在我心中涌起的，不只是甜美的回忆，还有一段惆怅的记忆。

年少时的事了。一位女孩，从遥远的地方来我生活的小城看我。领着她，在城中的公园散步，走到一片槐树林，坐在落满槐花的草坡上休息。因为饮了一点酒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儿时，自己竟睡着了。

一觉醒来，女孩正斜靠一棵槐树看我。后来，接到女孩的来信，大意是：那样一个美好的时刻，你竟在我的面前沉沉睡去，于是，那个浑身落满槐花瓣儿的梦里男孩，就此成了我最美的也是最终的回忆。

时光如流水。在这槐花又飘

香的季节想起那个女孩，已是不知生活在何方？由此想起生命里那些匆匆走过的身影，真如槐花的开开落落。

"满地槐花，终日蝉声乱。独倚阑干暮山远，一场寂寞无人见。"面对槐花，在古今心同的寂寞里，生起的思念与回味虽是淡淡的，却是清香袭人，如一缕槐香萦绕、飘荡。

槐花香飘又一年，那洁白的花朵当是一次心灵的相约，在岁月的山坡上等那有缘的人儿。遥看那片春天的守候，我已准备好绽放的心情，"即应来日去，九陌踏槐花。"

六月花(外一首)

马骏斐



六月的花最娇嫩

它的每一片花瓣弹吹得破

让我们倍生怜爱

六月的花最纯净

它原色的绽放纤尘不染

纯洁苍茫的岁月

六月的花最灿烂

它明媚的笑容在阳光下盛开

驱走一切阴霾

六月的花最天真

它无邪地生长与开放

把七彩的希望撒满人间

童年



童年是一只花蝴蝶

依然翩迁在那片青葱的山岗

它时常飞进我的梦中

把我带回无忧的时光

童年是一片蓝色的天

飘浮着朵朵洁白的向往

那片最大最炫的梦想

一直在我的头顶飘荡

童年是一棵青翠的小苗

生长在岁月柔软的心上

不管世态如何炎凉

它永远充满生机勃勃成长

乡人送来一小篮地丹，洗净盛入盘中，宛如一片温润的美玉，让人怜爱。

一片形似小木耳的地丹，一般在第一声春雷后才开始出现在山坡、草丛、乱石间，于是便有人称之为雷耳、雷公菌。

也有叫地皮菜、地衣、天菜、地软儿的。比如我的外婆便称之为地耳，说木头的耳朵叫木耳，土地的耳朵叫地耳。这些地耳，是土地公公贴着地面在聆听四季轮回的脚步和万物生长的声音呢。

在我的家乡，乡人则大都称地丹为"自达"(音)，窃以为是方言口音差异。后来在文字中知道，地丹又称地踏菜，地踏与"自达"在乡言中发音很是接近了。

明代的王磐在其《野菜谱》中记录了一首"地踏菜"的歌谣："地踏菜，生雨中，晴日一照郊原空。庄前阿婆呼阿翁，相携儿女去匆匆。须臾采得青满笼，还家饱食忘岁凶，东家懒妇睡正浓。"

歌谣中描绘出地丹的特殊生长环境，就是雨后旺盛，久晴却无。连续两三天细雨后，最适宜捡拾。这时，提个小篮，在湿润的山冈和林丛中寻觅，总会有"青满笼"的收获。

地丹实际是真菌与藻类结合，

遇水滋润铺展开成深绿色，遇阳光暴晒风干时卷缩为灰褐色，久晴之日难觅，所以说"晴日一照郊原空"。

明代的官员学者庄昶在退隐山野时，写过一首《拾地耳》的诗："野老贫无分外求，每将地耳作珍馐。山晴老仆还堪拾，客到明朝更可留。人世百年闲自乐，山斋一饭饱还休。曲肱偶得同蔬食，不是乾坤又孔丘。"

野生的地丹在富足闲适的生活里成为"珍馐"，在"贫无"人家却是同荠菜、马齿苋、榆钱等野菜一样，成为度过"岁凶"的恩宠。

王磐之所以记录下"地踏菜"等歌谣，是因其生活的明代正德、嘉靖年间，江淮一带水旱之灾频发，灾民靠采食野菜苟活。王磐深恐灾民误食有毒的野菜危及生命，便精心编著了一本图文并茂的《野菜谱》行世。

回想拮据的童年，在山野中捡拾地丹等野味，也不过是在青黄不接的时日里为饥腹做些填补，真的鲜有"闲自乐"的情趣。

从第一声春雷开始，在雨后，地丹可以一直捡拾到秋天。据说地耳也可以晒干备食，但在我的家乡一带未见晾晒收藏者，毕竟野生的地丹难有多少收获吧。

乡野雨后地丹生

方华

从野外捡回的地丹，需要细心地拣除枯叶杂草，用清水一遍遍地浸泡、漂洗，去除粘附的沙土。清洗干净的地丹，墨绿的似宝石，青翠的如翡翠，可以烹制出多种美味菜肴。

记忆中，乡下人家捡回地丹，大都与新鲜的蔬菜搭配炒食，如地丹炒韭菜、炒大蒜、炒辣椒。若是母亲在鸡窝里取两三只鸡蛋来炒地丹，或是在集镇上割回几两肉切丝配炒，那真是人间至甚的美味。

将洗净的地丹入沸水焯一下，沥水装盘，加入盐、酱油、辣子、葱花等，再淋上麻油凉拌，是村中好酒之人的佳品。一口嫩滑爽口的地丹，一口苦辣的"老白干"，辛苦的日子也被品咂得有滋有味。

外婆则喜欢用地丹作羹汤。清漂的井水烧开，加入洗净的地丹和切碎的豆腐丁，汤滚后勾芡，只



需撒上几粒盐、滴上几滴麻油，一盆素淡清新的地耳豆腐羹就呈现在家人面前。那种隽雅清淡又不失丰腴柔美的羹肴，让我回味至今。

将地丹切碎，与豆腐丁、姜米、葱花，以及花椒粉、盐等调料混合拌成馅，做饺子或发包子，在那窘困的年代，是富裕人家的奢侈。我的童年时代是没有这样的情景回忆的。

也在菜市场里偶遇提篮兜售的，那堆陈的来自乡野的地丹，仿佛就是外婆所称的一只只土地的耳朵，等待着我用乡音叫出它们土味浓郁的名字。

父母的宠爱

刘先卫



吃的话，等桑椹熟了再来吧。

到了桑椹成熟时，白发苍苍的母亲得知我们回老家，一大清早起床忙个不停。老人颤颤巍巍用拐杖勾住桑树枝条，将一颗颗大的桑椹小心地摘下，备好篮子满满盛着分发给子女。凡每次采回桑椹后，妻子即取冰糖炮制桑椹酒，先将桑椹洗净控干水分，玻璃瓶洗净消毒晾干，然后将桑椹放进瓶里加上冰糖，密封好瓶口放置阴凉通风处，三个月即可饮用。

自古人生多磨难，谁能安然度百年。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。母亲病倒在床上行动不便后，屋角那株没人照看的桑树，竟遭遇不测，被人喷上甲胺磷农药，桑树硬生生失去了半条命。好在剩下的树枝挂果，只是已没有多少收成。自从母亲2023年清明节前离世后，父亲老年痴呆症越来越严重，桑树和柚子树的生存环境也越来越艰难。

令人痛心的是，母亲辞世不到半年，老屋前方的桑树又被人斧砍剥皮，树干变得苍老形容枯槁。等

我回家发现，已经回天乏力。听说是因为桑子树长在

稻田边，且枝繁叶茂的树荫影响禾苗生长才有意砍伐的。尽管桑树离稻田有段距离还生长了这么多年，但"民以食为天，食以粮为本"却也让我无力反驳。

春暮门外无人问落花。在老家照顾父亲的日子里，适逢谷雨时节，几场暴雨下得人心里烦闷。雨水停下来的当儿，香气四溢扑鼻。我循着浓郁香味，跨过门前公路边查看了一下，柚子树叶绿油油湿漉漉的，只有廖廖两三朵淡紫红色花蕾耷拉在叶子下面。花褪残红，地上落满一层层花瓣，令人黯然伤神。

柚子树龄至今已有了20年，父母也悉心照看了20年。柚子树的枝冠，像张开的一把巨伞，树叶密不透风。每年9月份，柚子树开始挂果，果实大成圆形或扁圆形；果皮厚，果味甜酸适口。待到秋末成熟后，记得母亲会将熟透个大的柚子摘下来，告诉我们哪株果实甜，哪株果实口味淡，哪些

没水份，哪些厚重的耐贮藏，让我们长了不少知识。

硕果累累的柚子在太阳照射下，黄澄澄很是诱人。像一声号令，每逢双休日或传统节日，我们兄妹都会回去看望父母。每次到家总能见到这一幕：蜂蝶绕着果树飞舞，鸡儿们在树下捉着虫子吃，或蹲在树荫下休息打盹。父母亲搬过来一张小凳子，静静地守候，笑眯眯地看着。鸭子戏水，池塘蛙鸣，老家始终洋溢着欢声笑语。

我相信植物是有灵性的，它们同人类一样多愁善感，爱憎分明。春花秋月，我们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和回馈。可叹岁月无情，遭受狂暴风雨摧残，还有天灾人祸，逃脱不掉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，果树的境遇与人生何其相似乃尔！怎不让人唏嘘，又怎不让人扼腕长叹。